明史/卷3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卷三百二十四列传第二百一十二外国五 ◄

明史
卷三百二十五　列传第二百一十三　外国六
渟泥 滿剌加 蘇門答剌 須文達那 蘇祿 西洋瑣裡 瑣裡 覽邦淡巴 百花 彭亨 那孤兒 黎伐 南渤利 阿魯 柔佛 丁機宜 巴喇西 佛郎機 和蘭

► 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一十四外国七→

渟泥

渟泥，宋太宗時始通中國。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張敬之、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。自泉州航海，閱半年抵閣婆，又逾月至其國。王馬合謨沙傲慢不為禮，秩責之，始下座拜受詔。時其國為蘇祿所侵，頗衰耗，王辭以貧，請三年後入貢。秩曉以大義，王既許諾，其國素屬閣婆，閣婆人間之，王意中沮。秩折之曰：「閣婆久稱臣奉貢，爾畏閣婆，反不畏天朝邪？」乃遣使奉表箋，貢鶴頂、生玳瑁、孔雀、梅花大片龍腦、米龍腦、西洋布、降真諸香。八月從敬之等入朝。表用金，箋用銀，字近回鶻，皆鏤之以進。帝喜，宴賚甚厚。八年命其國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。

永樂三年冬，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貢，乃遣官封為國王，賜印誥、敕符、勘合、錦綺、彩幣。王大悅，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。次福建，守臣以聞。遣中官往宴賚，所過州縣皆宴。六年八月入都朝見，帝獎勞之。王跪致詞曰：「陛下膺天寶命，統一萬方。臣遠在海島，荷蒙天恩，賜以封爵。自是國中雨暘時順，歲屢豐登，民無災厲，山川之間，珍奇畢露，草木鳥獸，亦悉蕃育。國中耆老咸謂此聖天子覆冒所致。臣願睹天日之表，少輸悃誠，不憚險遠，躬率家屬陪臣，詣闕獻謝。」帝慰勞再三，命王妃所進中宮箋及方物，陳之文華殿。王詣殿進獻畢，自王及妃以下悉賜冠帶、襲衣。帝乃饗王於奉天門，妃以下饗於他所，禮訖送歸會同館。禮官請王見親王儀，帝令准公侯禮。尋賜王

儀仗、交倚、銀器、傘扇、銷金鞍馬、金織文綺、紗羅、綾絹衣十襲，余賜賚有差。十月，王卒於館。帝哀悼，輟朝三日，遣官致祭，賻以繒帛。東宮親王皆遣祭，有司具棺槨、明器，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，樹碑神道。又建祠墓側，有司春秋祀以少牢，謚曰恭順。賜敕慰其子遐旺，命襲封國王。

遐旺與其叔父上言：「臣歲供爪哇片腦四十斤，乞敕爪哇罷歲供，歲進天朝。臣今歸國，乞命護送，就留鎮一年，慰國人之望。並乞定朝貢期及儀從人數。」帝悉從之，命三年一貢，儀從惟王所遣，遂敕爪哇國免其歲供。王辭歸，賜玉帶一、金百兩、銀三千兩及錢鈔、錦綺、紗羅、衾褥、帳幔、器物，餘皆有賜。以中官張謙、行人周航護行。

初，故王言：「臣蒙恩賜爵，臣境土悉屬職方，乞封國之後山為一方鎮。」新王復以為言，乃封為長寧鎮國之山。御製碑文，令謙等勒碑其上。其文曰：

「上天祐啟我國家萬世無疆之基，誕命我太祖高皇帝全撫天下，休養生息，以治以教，仁聲義問，薄極照臨，四方萬國，奔走臣服，充湊於廷。神化感動之機，其妙如此。朕嗣守鴻圖，率由典式。嚴恭祗畏，協和所統。無間內外，均視一體。遐邇綏寧，亦克承予意。

乃者浡泥國王，誠敬之至，知所尊崇，慕尚聲教，益謹益虔，率其眷屬、陪臣，不遠數萬里，浮海來朝，達其志，通其欲，稽顙陳辭曰：「遠方臣妾，丕冒天子之恩，以養以息，既庶且安。思見日月之光，故不憚險遠，輒敢造廷。」又曰：「覆我者天，載我者地。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，田疇邑井之聚，宮室之居，妻妾之樂，和味宜服，利用備器，以資其生，強罔敢侵，眾罔敢暴，實惟天子之賜。是天子功德所加，與天地並。然天仰剛見，地踖則履，惟天子遠而難見，誠有所不通。是以遠方臣妾，不敢自外，逾歷山海，躬詣闕延，以伸其悃。」朕曰：「惟天，惟皇考，付予以天下，子養庶民。天與皇考，視民同仁，予其承天與皇考之德，惟恐弗堪，弗若汝言。」乃又拜手稽首曰：「自天子建元之載，臣國時和歲豐，山川之藏，珍寶流溢，草木之無葩者皆華而實，異禽和鳴，走獸蹌舞。國之黃叟咸曰，中國聖人德化漸暨，斯多嘉應。臣土雖遠，實天子之氓，故奮然而來覲也。」朕觀其言文貌恭，動不逾則，悅喜禮教，脫略夷習，非超然卓異者不能。稽之載籍，自古逿遠之國，奉若天道，仰服聲教，身致帝廷者有之。至於舉妻子、兄弟、親戚、陪臣頓首稱臣妾於階陛之下者，惟浡泥國王一人；西南諸蕃國長，未有如王賢者。王之至誠貫於金石，達於神明，而令名傳於悠久，可謂有光顯矣。

茲特錫封王國中之山為張寧鎮國之山，賜文刻石，以著王休，於昭萬年，其永無斁。系之詩曰：「炎海之墟，渟泥所處。煦仁漸義，有順無迕。撦撦賢王，惟化之慕。導以象胥，遹來奔赴。同其婦子、兄弟、陪臣，稽顙闕下，有言以陳。謂君猶天，遺以休樂，一視同仁，匪偏厚薄。顧茲鮮德，弗稱所云。浪舶風檣，實勞懇勤。稽古遠臣，順來怒哲。以躬或難，矧曰家室。王心亶誠，金石其堅。西南蕃長，疇與王賢。矗矗高山，以鎮王國。鐫文於石，懋昭王德。王德克昭，王國攸寧。於萬斯年，仰我大明。」

八年九月遣使從謙等入貢謝恩。明年覆命謙賜其王錦綺、紗羅、彩絹凡百二十匹，其下皆有賜。十年九月，遐旺偕其母來朝。命禮官宴之會同館，光祿寺旦暮給酒饌。明日，帝饗之奉天門，王母亦有宴。越二日，再宴，賜王冠帶、襲衣，王母、王叔父以下，分賜有差。明年二月辭歸。賜金百，銀五百，鈔三千錠，錢千五百緡，錦四，綺帛紗羅八十，金織文繡、文綺衣各一，衾褥、幃幔、器物咸具。自十三年至洪熙元年四入貢，後貢使漸稀。

嘉靖九年，給事中王希文言：「暹羅、佔城、琉球、爪哇、渟泥五國來貢，並道東莞。後因私攜賈客，多絕其貢。正德間，佛郎機闌入流毒，概行屏絕。曾未幾年，遽爾議復，損威已甚。」章下都察院，請悉遵舊制，毋許混冒。

萬曆中，其王卒，無嗣，族人爭立。國中殺戮幾盡，乃立其女為王。漳州人張姓者，初為其國那督，華言尊官也，因亂出奔。女主立，迎還之。其女出入王宮，得心疾，妄言父有反謀。女主懼，遣人按問其家，那督自殺。國人為訟冤，女主悔，絞殺其女，授其子官。後雖不復朝貢，而商人往來不絕。

國統十四洲，在舊港之西，自佔城四十日可至。初屬爪哇，後屬暹羅，改名大泥。華人多流寓其地。嘉靖末，閩、粵海寇遺孽逋逃至此，積二千餘人。萬曆時，紅毛番強商其境，築土庫以居。其入彭湖互市者，所攜乃大泥國文也。諸風俗、物產，具詳《宋史》。

滿剌加

滿剌加，在占城南。順風八日至龍牙門，又西行二日即至。或云即古頓遜，唐哥羅富沙。

永樂元年十月遣中官尹慶使其地，賜以織金文綺、銷金帳幔諸物。其地無王，亦不稱國，服屬暹羅，歲輸金四十兩為賦。慶至，宣示威德及招徠之意。其酋拜裡迷蘇剌大喜，遣

使隨慶入朝貢方物，三年九月至京師。帝嘉之，封為滿剌加國王，賜誥印、彩幣、襲衣、黃蓋，覆命慶往。其使者言：「王慕義，願同中國列郡，歲效職貢，請封其山為一國之鎮。」帝從之。制碑文，勒山上，末綴以詩曰：「西南巨海中國通，輸天灌地億載同。洗日浴月光景融，雨崖露石草木濃。金花寶鈿生青紅，有國於此民俗雍。王好善義思朝宗，願比內郡依華風。出入導從張蓋重，儀文裼襲禮虔恭。大書貞石表爾忠，爾國西山永鎮封。山君海伯翕扈從，皇考陟降在彼穹。後天監視久彌隆，爾眾子孫萬福崇。」慶等再至，其王益喜，禮待有加。

五年九月遣使入貢。明年，鄭和使其國，旋入貢。九年，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。抵近郊，命中官海壽、禮部郎中黃裳等宴勞，有司供張會同館。入朝奉天殿，帝親宴之，妃以下宴他所。光祿日致牲牢上尊，賜王金繡龍衣二襲、麒麟衣一襲，金銀器、帷幔衾裀周悉具，妃以下皆有賜。將歸，賜王玉帶、儀仗、鞍馬，賜妃冠服。濒行，賜宴奉天門，再賜玉帶、儀仗、鞍馬、黃金百、白金五百、鈔四十萬貫、錢二千六百貫、錦綺紗羅三百匹、帛千匹、渾金文綺二、金織通袖膝襴二；妃及子侄陪臣以下，宴賜有差。禮官餞於龍江驛，復賜宴龍潭驛。十年夏，其侄入謝。及辭歸，命中官甘泉偕往，旋又入貢。

十二年，王子母干撒於的兒沙來朝，告其父訃。即命襲封，賜金幣。嗣後，或連歲，或間歲入貢以為常。

十七年，王率妻子陪臣來朝謝恩。及辭歸，訴暹羅見侵狀。帝為賜敕諭暹羅，暹羅乃奉詔。二十二年，西里麻哈剌以父沒嗣位，率妻子陪臣來朝。

宣德六年遣使者來言：「暹羅謀侵本國，王欲入朝，懼為所阻，欲奏聞，無能書者，令臣三人附蘇門答剌貢舟入訴。」帝命附鄭和舟歸國，因令和齎敕諭暹羅，責以輯睦鄰封，毋違朝命。初，三人至，無貢物，禮官言例不當賞。帝曰：「遠人越數萬里來醞不平，豈可無賜。」遂賜襲衣、彩幣，如貢使例。

八年，王率妻子陪臣來朝。抵南京，天已寒，命俟春和北上，別遣人齎敕勞賜王及妃。洎入朝，宴賚如禮。及還，有司為治舟。王復遣其弟貢駝馬方物。時英宗已嗣位，而王猶在廣東。賜敕獎王，命守臣送還國。因遣古裡、真臘等十一國使臣，附載偕還。

正統十年，其使者請賜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護國敕書及蟒服、傘蓋，以鎮服國人。

又言：「王欲親詣闕下，從人多，乞賜一巨舟，以便遠涉。」帝悉從之。

景泰六年，速魯檀無答佛哪沙貢馬及方物，請封為王。詔給事中王暉往。已，復入貢，言所賜冠帶毀於火。命制皮弁服、紅羅常服及犀帶紗帽予之。

天順三年，王子蘇丹芒速沙遣使入貢，命給事中陳嘉猷等往封之。越二年，禮官言：「嘉猷等浮海二日，至烏豬洋，遇颶風，舟壞，飄六日至清瀾守禦所獲救。敕書無失，諸賜物悉沾水。乞重給，令使臣復往。」從之。

成化十年，給事中陳峻冊封佔城王，遇安南兵據佔城不得入，以所齎物至滿剌加，諭其王入貢。其使者至，帝喜，賜敕嘉獎。十七年九月，貢使言：「成化五年，貢使還，飄抵安南境，多被殺，余黨為奴，幼者加宮刑。今已據佔城地，又欲吞本國。本國以皆為王臣，未敢與戰。」適安南貢使亦至，滿剌加使臣請與廷辨。兵部言事屬既往，不足深較。帝乃因安南使還，敕責其王，並諭滿剌加，安南復侵陵，即整兵待戰。尋遣給事中林榮、行人黃乾亨冊封王子馬哈木沙為王。二人溺死，贈官賜祭，予廕，恤其家，余敕有司海濱招魂祭，亦恤其家。復遣給事中張晟、行人左輔往。晟卒於廣東，命守臣擇一官為輔副，以終封事。

正德三年，使臣端亞智等入貢。其通事亞劉，本江西萬安人蕭明舉，負罪逃入其國，賂大通事王永、序班張字，謀往浡泥索寶。而禮部吏侯永等亦受賂，偽為符印，擾郵傳。還至廣東，明舉與端亞智輩爭言，遂與同事彭萬春等劫殺之，盡取其財物。事覺，逮入京。明舉凌遲，萬春等斬，王永減死罰米三百石，與張字、侯永並戍邊，尚書白鉞以下皆議罰。劉瑾因此罪江西人，減其解額五十名，仕者不得任京職。

後佛郎機強，舉兵侵奪其地，王蘇端媽末出奔，遣使告難。時世宗嗣位，敕責佛郎機，令還其故土。諭暹羅諸國王以救災恤鄰之義，迄無應者，滿剌加竟為所滅。時佛郎機亦遣使朝貢請封，抵廣東，守臣以其國素不列《王會》，羈其使以聞。詔予方物之直遣歸，後改名麻六甲雲。

滿剌加所貢物有瑪瑙、珍珠、玳瑁、珊瑚樹、鶴頂、金母鶴頂、瑣服、白苳布、西洋布、撒哈剌、犀角、象牙、黑熊、黑猿、白麂、火雞、鸚鵡、片腦、薔薇露、蘇合油、梔子花、烏爹泥、沉香、速香、金銀香、阿魏之屬。

有山出泉流為溪，土人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。田瘠少收，民皆淘沙捕魚為業。氣候朝熱暮寒。男女椎髻，身體黝黑，間有白者，唐人種也。俗淳厚，市道頗平。自為佛郎機所破，其風頓殊。商舶稀至，多直詣蘇門答剌。然必取道其國，率被邀劫，海路幾斷。其自販於中國者，則直達廣東香山澳，接跡不絕雲。

蘇門答剌

蘇門答剌，在滿剌加之西。順風九晝夜可至。或言即漢條枝，唐波斯、大食二國地，西洋要會也。

成祖初，遣使以即位詔諭其國。永樂二年遣副使聞良輔、行人甯善賜其酋織金文綺、絨錦、紗羅招徠之。中官尹慶使爪哇，便道復使其國。三年，鄭和下西洋，復有賜。和未至，其酋宰奴裡阿必丁已遣使隨慶入朝，貢方物。詔封為蘇門答剌國王，賜印誥、彩幣、襲衣。遂比年入貢，終成祖世不絕。鄭和凡三使其國。

先是，其王之父與鄰國花面王戰，中矢死。王子年幼，王妻號於眾曰：「孰能為我報仇者，我以為夫，與共國事。」有漁翁聞之，率國人往擊，戢其王而還。王妻遂與之合，稱為老王。既而王子年長，潛與部領謀，殺老王而襲其位。老王弟蘇干剌逃山中，連年率眾侵擾。十三年，和復至其國，蘇干剌以頒賜不及己，怒，統數萬人邀擊。和勒部卒及國人御之，大破賊眾，追至南渤利國，俘以歸。其王遣使入謝。

宣德元年遣使入賀。五年，帝以外蕃貢使多不至，遣和及王景弘遍歷諸國，頒詔曰：「朕恭膺天命，祗承太祖高皇帝、太宗文皇帝、仁宗昭皇帝大統，君臨萬邦，體祖宗之至仁，普輯寧於庶類。已大赦天下，紀元宣德。爾諸蕃國，遠在海外，未有聞知。茲遣太監鄭和、王景弘等齎詔往諭，其各敬天道，撫人民，共享太平之福。」凡歷二十餘國，蘇門答剌與焉。明年遣使入貢者再。八年貢麒麟。

九年，王弟哈利之漢來朝，卒於京。帝憫之，贈鴻臚少卿，賜誥，有司治喪葬，置守塚戶。時景弘再使其國，王遣弟哈尼者罕隨入朝。明年至，言王老不能治事，請傳位於子。乃封其子阿卜賽亦的為國王，自是貢使漸稀。

成化二十二年，其使者至廣東，有司驗無印信勘合，乃藏其表於庫，卻還其使。別遣番人輸貢物京師，稍有給賜。自後貢使不至。

迨萬曆間，國兩易姓。其時為王者，人奴也。奴之主為國大臣，握兵柄。奴桀黠，主使牧象，象肥。俾監魚稅，日以大魚奉其主。主大喜，俾給事左右。一日隨主入朝，見王尊嚴若神，主鞠躬惟謹，出謂主曰：「主何恭之甚？」主曰：「彼王也，焉敢抗。」曰：「主第不欲王爾，欲之，主即王矣。」主詫，叱退之。他日又進曰：「王左右侍衛少，主擁重兵出鎮，必入辭，請以奴從。主言有機事，乞屏左右，王必不疑。奴乘間刺殺之，奉主為王，猶反掌耳。」主從之，奴果殺王，大呼曰：「王不道，吾殺之。吾主即王矣。敢異議者，齒此刃！」眾懾服不敢動，其主遂篡位，任奴為心腹，委以兵柄。未幾，奴復殺主而代之。乃大為防衛，拓其宮，建六門，不得闌入，雖勳貴不得帶刀上殿。出乘象，象駕亭而帷其外，如是者百餘，俾人莫測王所在。

其國俗頗淳，出言柔媚，惟王好殺。歲殺十餘人，取其血浴身，謂可除疾。貢物有寶石、瑪瑙、水晶、石青、回回青、善馬、犀牛、龍涎香、沉香、速香、木香、丁香、降真香、刀、弓、錫、鎖服、胡椒、蘇木、硫黃之屬。貨舶至，貿易稱平。地本瘠，無麥有禾，禾一歲二稔。四方商賈輻輳。華人往者，以地遠價高，獲利倍他國。其氣候朝如夏，暮如秋，夏有瘴氣。婦人裸體，惟腰圍一布。其他風俗類滿剌加。篡弒後，易國名曰啞齊。

須文達那

須文達那，洪武十六年，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遣使俺八兒來朝，貢馬二匹，幼苳布十五匹，隔著布、入的力布各二匹，花滿直地二，番綿紬直地二，兜羅綿二斤，撒剌八二個，幼賴革著一個，撒哈剌一個，及薔薇水、沉香、降香、速香諸物。命賜王《大統歷》、綺羅、寶鈔，使臣襲衣。或言須文達那即蘇門答剌，洪武時所更，然其貢物與王之名皆不同，無可考。

蘇祿

蘇祿，地近浡泥、閣婆。洪武初，發兵侵浡泥，大獲，以閣婆援兵至，乃還。

永樂十五年，其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、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並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，浮海朝貢，進金鏤表文，獻珍珠、寶石、玳瑁諸物。禮之若滿剌加，尋並封為國王。賜印誥、襲衣、冠帶及鞍馬、儀仗器物，其從者亦賜冠帶有差。居二十七日，三王辭歸。各賜玉帶一，黃金百，白金二千，羅錦文綺二百，帛三

百，鈔萬錠，錢二千緡，金繡蟒龍、麒麟衣各一。東王次德州，卒於館。帝遣官賜祭，命有司營葬，勒碑墓道，謚曰恭定，留妻妾傔從十人守墓，俟畢三年喪遣歸。乃遣使齎敕諭其長子都馬含曰：「爾父知尊中國，躬率家屬陪臣，遠涉海道，萬里來朝。朕眷其誠悃，已錫王封，優加賜賚，遣官護歸。舟次德州，遭疾殞歿。朕聞之，深為哀悼，已葬祭如禮。爾以嫡長，為國人所屬，宜即繼承，用綏藩服。今特封爾為蘇祿國東王。爾尚益篤忠貞，敬承天道，以副眷懷，以繼爾父之志。欽哉。」

十八年，西王遣使入貢。十九年，東王母遣王叔叭都加蘇里來朝，貢大珠一，其重七兩有奇。二十一年，東王妃還國，厚賜遣之。明年入貢，自後不復至。萬曆時，佛郎機屢攻之，城據山險，迄不能下。

其國，於古無所考。地瘠寡粟麥，民率食魚蝦，煮海為鹽，釀蔗為酒，織竹為布。氣候常熱。有珠池，夜望之，光浮水面。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，大者利數十倍。商舶將返，輒留數人為質，冀其再來。其旁近國名高藥，出玳瑁。

西洋瑣裡

西洋瑣裡，洪武二年命使臣劉叔勉以即位詔諭其國。三年平定沙漠，復遣使臣頒詔。其王別裡提遣使奉金葉表，從叔勉獻方物。賜文綺、紗羅諸物甚厚，並賜《大統歷》。

成祖頒即位詔於海外諸國，西洋亦與焉。永樂元年命副使聞良輔、行人甯善使其國，賜絨錦、文綺、紗羅。已，覆命中官馬彬往使，賜如前。其王即遣使來貢，附載胡椒與民市。有司請徵稅，命勿徵。二十一年偕古裡、阿丹等十五國來貢。

瑣裡

瑣裡，近西洋瑣裡而差小。洪武三年，命使臣塔海帖木兒齎詔撫諭其國。五年，王卜納的遣使奉表朝貢，並獻其國土地山川圖。帝顧中書省臣曰：「西洋諸國素稱遠蕃，涉海而來，難計歲月。其朝貢無論疏數，厚往薄來可也。」乃賜《大統歷》及金織文綺、紗羅各四匹，使者亦賜幣帛有差。

覽邦

覽邦，在西南海中。洪武九年，王昔裡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來貢。詔賜其王織金文綺、紗羅，使者宴賜如制。永樂、宣德中，嘗附鄰國朝貢。其地多沙礫，麻麥之外無他種。商賈鮮至。山坦迤無峰巒，水亦淺濁。俗好佛，勤賽祀。厥貢，孔雀、馬、檀香、降香、胡椒、蘇木。交易用錢。

淡巴

淡巴，亦西南海中國。洪武十年，其王佛喝思羅遣使上表，貢方物，賜賚有差。其國，石城瓦屋。王乘輿，官跨馬，有中國威儀。土衍水清，草木暢茂，畜產甚伙。男女勤於耕織，市有貿易，野無寇盜，稱樂土焉。厥貢，苾布、兜羅綿被、沉香、速香、檀香、胡椒。

百花

百花，居西南海中。洪武十一年，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，貢白鹿、紅猴、龜筒、玳瑁、孔雀、鸚鵡、哇哇倒掛鳥及胡椒、香、蠟諸物。詔賜王及使者綺、幣、襲衣有差。國中氣候恆燠，無霜雪，多奇花異卉，故名百花。民富饒，尚釋教。

彭亨

彭亨，在暹羅之西。洪武十一年，其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齎金葉表，貢番奴六人及方物，宴賚如禮。永樂九年，王巴剌密瑣剌達羅息泥遣使入貢。十年，鄭和使其國。十二年，復入貢。十四年，與古裡、爪哇諸國偕貢，復令鄭和報之。

其國，土田沃，氣候常溫，米粟饒足，煮海為鹽，釀椰漿為酒。上下親狎，無寇賊。然惑於鬼神，刻香木為像，殺人祭賽，以禳災祈福。所貢有像牙、片腦、乳香、速香、檀香、胡椒、蘇木之屬。

至萬曆時，有柔佛國副王子娶彭亨王女，將婚，副王送子至彭亨，彭亨王置酒，親戚畢會。婆羅國王子為彭亨王妹婿，舉觴獻副王，而手指有巨珠甚美，副王欲之，許以重賄。王子靳不予，副王怒，即歸國發兵來攻。彭亨人出不意，不戰自潰。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。淳泥國王，王妃兄也，聞之，率眾來援。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。當是時，國中鬼哭三日，人民半死。淳泥王迎其妹歸，彭亨王隨之，而命其長子攝國。已，王復位，次子

素凶悍，遂毒殺其父，弒其兄自立。

那孤兒

那孤兒，以蘇門答剌之西，壤相接。地狹，止千餘家。男子皆以墨剌面為花獸之狀，故又名花面國。猱頭裸體，男女止單布圍腰。然俗淳，田足稻禾，強不侵弱，富不驕貧，悉自耕而食，無寇盜。永樂中，鄭和使其國。其酋長常入貢方物。

黎伐

黎伐，在那孤兒之西。南大山，北大海，西接南渤利。居民三千家，推一人為主。隸蘇門答剌，聲音風俗多與之同。永樂中，嘗隨其使臣入貢。

南渤利

南渤利，在蘇門答剌之西。順風三日夜可至。王及居民皆回回人，僅千餘家。俗樸實，地少谷，人多食魚蝦。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，曰帽山，其西復大海，名那沒黎洋，西來洋船俱望此山為準。近山淺水內，生珊瑚樹，高者三尺許。永樂十年，其王馬哈麻沙遣使附蘇門答剌使入貢。賜其使襲衣，賜王印誥、錦綺、羅紗、彩幣。遣鄭和撫諭其國。終成祖時，比年入貢，其王子沙者罕亦遣使入貢。宣德五年，鄭和遍賜諸國，南渤利亦與焉。

阿魯

阿魯，一名啞魯，近滿剌加。順風三日夜可達。風俗、氣候大類蘇門答剌。田瘠少收，盛藝芭蕉、椰子為食。男女皆裸體，以布圍腰。永樂九年，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裡諸國入貢。賜其使冠帶、彩幣、寶鈔，其王亦有賜。十年，鄭和使其國。十七年，王子段阿剌沙遣使入貢。十九年、二十一年，再入貢。宣德五年，鄭和使諸蕃，亦有賜。其後貢使不至。

柔佛

柔佛，近彭亨，一名烏丁礁林。永樂中，鄭和遍歷西洋，無柔佛名。或言和曾經東西竺

山，今此山正在其地，疑即東西竺。萬曆間，其酋好構兵，鄰國丁機宜、彭亨屢被其患。華人販他國者多就之貿易，時或邀至其國。

國中覆茅為屋，列木為城，環以池。無事通商於外，有事則召募為兵，稱強國焉。地不產谷，常易米於鄰壤。男子薙髮徒跣佩刀，女子蓄髮椎結，其酋則佩雙刀。字用焚墾葉，以刀刺之。婚姻亦論門閥。王用金銀為食器，群下則用磁。無匕箸。俗好持齋，見星方食。節序以四月為歲首。居喪，婦人薙髮，男子則重薙，死者皆火葬。所產有犀、象、玳瑁、片腦、沒藥、血竭、錫、蠟、嘉文簟、木棉花、檳榔、海菜、窩燕、西國米、跋吉柿之屬。

始其國吉寧仁為大庫，忠於王，為王所倚信。王弟以兄疏己，潛殺之。後出行墮馬死，左右咸見吉寧仁為祟，自是家家祀之。

丁機宜

丁機宜，爪哇屬國也，幅員甚狹，僅千餘家。柔佛黠而雄，丁機宜與接壤，時被其患。後以厚幣求婚，稍獲寧處。其國以木為城。酋所居，旁列鐘鼓樓，出入乘象。以十月為歲首。性好潔，酋所食啖，皆躬自割烹。民俗類爪哇，物產悉如柔佛。酒禁甚嚴，有常稅。然大家皆不飲，維細民無籍者飲之，其曹偶咸非笑。婚者，男往女家持其門戶，故生女勝男。喪用火葬。華人往商，交易甚平。自為柔佛所破，往者亦鮮。

巴剌西

巴剌西，去中國絕遠。正德六年遣使臣沙地白入貢，言其國在南海，始奉王命來朝，舟行四年半，遭風飄至西瀾海，舟壞，止存一小艇，又飄流八日，至得吉零國，居一年。至秘得，居八月。乃遵陸行，閱二十六日抵暹羅，以情告王，獲賜日給，且賜婦女四人，居四年。迄今年五月始附番舶入廣東，得達闕下。進金葉表，貢祖母綠一，珊瑚樹、琉璃瓶、玻璃盞各四，及瑪瑙珠、胡黑丹諸物。帝嘉其遠來，賜賚有加。

佛郎機

佛郎機，近滿剌加。正德中，據滿剌加地，逐其王。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，請封，始知其名。詔給方物之直，遣還。其人久留不去，剽劫行旅，至掠小兒為食。已

而夤緣鎮守中貴，許入京。武宗南巡，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。帝時學其語以為戲。其留懷遠驛者，益掠買良民，築室立寨，為久居計。

十五年，御史丘道隆言：「滿剌加乃敕封之國，而佛郎機敢並之，且啖我以利，邀求封貢，決不可許。宜卻其使臣，明示順逆，令還滿剌加疆土，方許朝貢。倘執迷不悛，必檄告諸蕃，聲罪致討。」御史何鰲言：「佛郎機最凶狡，兵械較諸蕃獨精。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，礮聲殷地。留驛者違制交通，入都者桀驁爭長。今聽其往來貿易，勢必爭鬥殺傷，南方之禍殆無紀極。祖宗朝貢有定期，防有常制，故來者不多。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物，不問何年，來即取貨。致番舶不絕於海澨，蠻人雜遝於州城。禁防既疏，水道益熟。此佛郎機所以乘機突至也。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，禁私通，嚴守備，庶一方獲安。」疏下禮部，言：「道隆先宰順德，鰲即順德人，故深晰利害。宜俟滿剌加使臣至，廷詰佛郎機侵奪鄰邦、擾亂內地之罪，奏請處置。其他悉如御史言。」報可。

亞三侍帝驕甚。從駕入都，居會同館。見提督主事梁焯，不屈膝。焯怒，撻之。彬大詬曰：「彼嘗與天子嬉戲，肯跪汝小官邪？」明年，武宗崩，亞三下吏。自言本華人，為番人所使，乃伏法，絕其朝貢。其年七月，又以接濟朝使為詞，攜土物求市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，詔復拒之。其將別都盧既以巨礮利兵肆掠滿剌加諸國，橫行海上，復率其屬疏世利等駕五舟，擊破巴西國。

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草灣，指揮柯榮、百戶王應恩御之。轉戰至稍州，向化人潘丁苟先登，眾齊進，生擒別都盧、疏世利等四十二人，斬首三十五級，獲其二舟。餘賊復率三舟接戰。應恩陣亡，賊亦敗遁。官軍得其礮，即名為佛郎機，副使汪鋐進之朝。九年秋，鋐累官右都御史，上言：「今塞上墩台城堡未嘗不設，乃冠來輒遭蹂躪者，蓋墩台止瞭望，城堡又無制遠之具，故往往受困。當用臣所進郎機，其小止二十斤以下，遠可六百步者，則用之墩台。每墩用其一，以三人守之。其大至七十斤以上，遠可五六里者，則用之城堡。每堡用其三，以十人守之。五里一墩，十里一堡，大小相依，遠近相應，寇將無所容足，可坐收不戰之功。」帝悅，即從之。火礮之有佛郎機自此始。然將士不善用，迄莫能制寇也。

初，廣東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貨代，至是貨至者寡，有議復許佛郎機通市者。給事中王希文力爭，乃定令，諸番貢不以時及勘合差失者，悉行禁止，由是番舶幾絕。巡撫林富上言：「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，番舶不至，則公私皆窘。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。祖宗

時諸番常貢外，原有抽分之法，稍取其餘，足供御用，利一。兩粵比歲用兵，庫藏耗竭，籍以充軍餉，備不虞，利二。粵西素仰給粵東，小有徵發，即措辦不前，若番舶流通，則上下交濟，利三。小民以懋遷為生，持一錢之貨，即得展轉販易，衣食其中，利四。助國裕民，兩有所賴，此因民之利而利之，非開利孔為民梯禍也。」從之。自是佛郎機得入香山澳為市，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，往來不絕。

至二十六年，朱紈為巡撫，嚴禁通番。其人無所獲利，則整眾犯漳州之月港、浯嶼。副使柯喬等御卻之。二十八年又犯詔安。官軍迎擊於走馬溪，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，余遁去。紈用便宜斬之，怨紈者御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。帝遣給事中杜汝禎往驗，言此滿剌加商人，歲招海濱無賴之徒，往來鬻販，無僭號流劫事，紈擅自行誅，誠如御史所劾。紈遂被逮，自殺。蓋不知滿剌加即佛郎機也。

自紈死。海禁復弛，佛郎機遂縱橫海上無所忌。而其市香山澳、壕鏡者，至築室建城，雄踞海畔，若一國然，將吏不肖者反視為外府矣。壕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。先是，暹羅、佔城、爪哇、琉球、浡泥諸國互市，俱在廣州，設市舶司領之。

正德時，移於高州之電白縣。嘉靖十四年，指揮黃慶納賄，請於上官，移之壕鏡，歲輸課二萬金，佛郎機遂得混入。高棟飛甍，櫛比相望，閩、粵商人趨之若鶩。久之，其來益眾。諸國人畏而避之，遂專為所據。四十四年偽稱滿剌加入貢。已，改稱蒲都麗家。守臣以聞，下部議，言必佛郎機假托，乃卻之。

萬曆中，破滅呂宋，盡擅閩、粵海上之利，勢益熾。至三十四年，又於隔水青州建寺，高六七丈，閎敞奇閟，非中國所有。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，不果。明年，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，請盡逐澳中諸番，出居浪白外海，還我壕鏡故地，當事不能用。番人既築城，聚海外雜番，廣通貿易，至萬餘人。吏其土者，皆畏懼莫敢詰，甚有利其寶貨，佯禁而陰許之者。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，養成其患。番人又潛匿倭賊，敵殺官軍。四十二年，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，因上言：「粵之有澳夷，猶疽之在背也。澳之有倭賊，猶虎之傅翼也。今一旦驅斥，不費一矢，此聖天子威德所致。惟是倭去而番尚存，有謂宜剿除者，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，顧兵難輕動。而壕鏡在香山內地，官軍環海而守，彼日食所需，咸仰於我，一懷異志，我即制其死命。若移之外洋，則巨海茫茫，奸宄安詰？制御安施？似不如申明約束，內不許一奸闌出，外不許一倭闌入，無啟釁，無弛防，相安無患之為愈也。」部議從之。居三年，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，調千人戍之，防禦漸密。天啟元年，守臣慮其終為患，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州城，番

亦不敢拒。

其時，大西洋人來中國，亦居此澳。蓋番人本求市易，初無不軌謀，中朝疑之過甚，迄不許其朝貢，又無力以制之，故議者紛然。然終明之世，此番固未嘗為變也。其人長身高鼻，貓睛鷹嘴，拳髮赤鬚，好經商，恃強陵轢諸國，無所不往。後又稱干係臘國。所產多犀象珠貝。衣服華潔，貴者冠，賤者笠，見尊長輒去之。初奉佛教，後奉天主教。市易但伸指示數，雖累千金不立約契，有事指天為誓，不相負。自滅滿剌加、巴西、呂宋三國，海外諸蕃無敢與抗者。

和蘭

和蘭，又名紅毛番，地近佛郎機。永樂、宣德時，鄭和七下西洋，歷諸番數十國，無所謂和蘭者。其人深目長鼻，髮眉鬚皆赤，足長尺二寸，頎偉倍常。

萬曆中，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、呂宋及咬　　吧者，和蘭人就諸國轉販，未敢窺中國也。自佛郎機市香山，據呂宋，和蘭聞而慕之。二十九年駕大艦，攜巨礮，直薄呂宋。呂宋人力拒之，則轉薄香山澳。澳中人數詰問，言欲通貢市，不敢為寇。當事難之。稅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，游處一月，不敢聞於朝，乃遣還。澳中人慮其登陸，謹防禦，始引去。

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、郭震，久居大泥，與和蘭人習。語及中國事，錦曰：「若欲通貢市，無若漳州者。漳南有彭湖嶼，去海遠，誠奪而守之，貢市不難成也。」其酋麻韋郎曰：「守臣不許，奈何？」曰：「稅使高采嗜金銀甚，若厚賄之，彼特疏上聞，天子必報可，守臣敢抗旨哉。」酋曰：「善。」錦乃代為大泥國王書，一移采，一移兵備副使，一移守將，俾秀、震齎以來。守將陶拱聖大駭，亟白當事，系秀於獄，震遂不敢入。初，秀與酋約，入閩有成議，當遣舟相聞，而酋卞急不能待，即駕二大艦，直抵彭湖。時三十二年之七月。汎兵已撤，如入無人之墟，遂伐木築舍為久居計。錦亦潛入漳州偵探，詭言被獲逃還，當事已廉知其狀，並繫獄。已而議遣二人諭其酋還國，許以自贖，且拘震與俱。三人既與酋成約，不欲自彰其失，第雲「我國尚依違未定」。而當事所遣將校詹獻忠齎檄往諭者，乃多攜幣帛、食物，覬其厚酬。海濱人又潛載貨物往市，酋益觀望不肯去。當事屢遣使諭之，見酋語輒不競，愈為所慢。而采己遣心腹周之范詣酋，說以三萬金饋采，即許貢市，酋喜與之。盟已就矣，會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。有容負膽智，大聲論說，酋心折，乃曰：「我從不聞此言。」其下人露刃相詰，有

容無所懾，盛氣與辨，酋乃悔悟，令之范還所贈金，止以哆囉嗹、玻璃器及番刀、番酒饋采，乞代奏通市。采不敢應，而撫、按嚴禁奸民下海，犯者必誅，由是接濟路窮，番人無所得食，十月末揚帆去。巡撫徐學聚劾秀、錦等罪，論死、遣戍有差。

然是時佛郎機橫海上，紅毛與爭雄，復泛舟東來，攻破美洛居國，與佛郎機分地而守。後又侵奪台灣地，築室耕田，久留不去，海上奸民，闌出貨物與市。已，又出據彭湖，築城設守，漸為求市計。守臣懼禍，說以毀城遠徙，即許互市。番人從之，天啟三年果毀其城，移舟去。巡撫商周祚以遵諭遠徙上聞，然其據台灣自若也。已而互市不成，番人怨，復築城彭湖，掠漁舟六百餘艘，俾華人運土石助築。尋犯廈門，官軍御之，俘斬數十人，乃詭詞求款。再許毀城遠徙，而修築如故。已，又泊風櫃仔，出沒浯嶼、白坑、東椗、莆頭、古雷、洪嶼、沙洲、甲洲間，要求互市。而海寇李旦復助之，濱海郡邑為戒嚴。

其年，巡撫南居益初至，謀討之。上言：「臣入境以來，聞番船五艘續至，與風櫃仔船合，凡十有一艘，其勢愈熾。有小校陳士瑛者，先遣往咬　　吧宣諭其王，至三角嶼遇紅毛船，言咬　　吧王已往阿南國，因與士瑛偕至大泥，謁其王。王言咬　　吧國主已大集戰艦，議往彭湖求互市，若不見許，必至構兵。蓋阿南即紅毛番國，而咬　　吧、大泥與之合謀，必不可以理諭。為今日計，非用兵不可。」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略，部議從之。四年正月遣將先奪鎮海港而城之，且築且戰，番人乃退守風櫃城。居益增兵往助，攻擊數月，寇猶不退，乃大發兵，諸軍齊進。寇勢窘，兩遣使求緩兵，容運米入舟即退去。諸將以窮寇莫追，許之，遂揚帆去。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，諸將破擒之，獻俘於朝。彭湖之警以息，而其據台灣者猶自若也。

崇禎中，為鄭芝龍所破，不敢窺內地者數年，乃與香山佛郎機通好，私貿外洋。十年駕四舶，由虎跳門薄廣州，聲言求市。其酋招搖市上，奸民視之若金穴，蓋大姓有為之主者。當道鑑壕鏡事，議驅斥，或從中撓之。會總督張鏡心初至，力持不可，乃遁去。已，為奸民李葉榮所誘，交通總兵陳謙為居停出入。事露，葉榮下吏。謙自請調用以避禍，為兵科凌義渠等所劾，坐逮訊。自是，奸民知事終不成，不復敢勾引，而番人猶據台灣自若。

其本國在西洋者，去中華絕遠，華人未嘗至。其所恃惟巨舟大礮。舟長三十丈，廣六丈，厚二尺餘，樹五桅，後為三層樓。旁設小囪置銅礮。桅下置二丈巨鐵礮，發之可洞裂石城，震數十里，世所稱紅夷礮，即其制也。然以舟大難轉，或遇淺沙，即不能動。而其

人又不善戰，故往往挫衄。其所役使名烏鬼。入水不沉，走海面若平地。其柁後置照海鏡，大徑數尺，能照數百里。其人悉奉天主教。所產有金、銀、琥珀、瑪瑙、玻璃、天鵝絨、瑣服、哆囉嗹。國土既富，遇中國貨物當意者，不惜厚資，故華人樂與為市。